

搏斗



法] 罗曼·罗兰 著
实 黄秋耘 译



搏 斗

(法) 罗曼·罗兰著

陈 实 黄秋耘 译

王德华 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 杨白子

责任编辑 苏炳文

搏 斗

(法)罗曼·罗兰 著

陈 实 黄秋耘 译

王德华 校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57,000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4,700册

书号 10111·1261 定价 1.20元

代 序

邵 荃 麟

——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道路

近年来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所产生的强烈影响，我想是超过任何其他西洋文学的。这情形是很自然的。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蒋管区人民失去了一切精神与物质自由；恐怖，屠杀，虚伪，欺诈，支配着一切。不甘堕落的知识分子，经验着难以忍耐的精神苦闷，与物质生活的压迫，他们要求有一种足以冲破这沉浊气氛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生命力，而《约翰·克利斯朵夫》恰恰是给予了这样一种鼓舞的力量，一种大勇者的战斗精神，自然他立刻为精神饥渴的知识分子所热烈欢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心思想，是在于指出生命的意义即是不歇止的战斗；生命的力量是从这样的战斗中强大，真理也是通过这样战斗而取得，对于知识分子，这不见得是无益的，因为离开斗争，我们将是一无所获。然而，这里却不能不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即是这样的战斗，如果不是和广大人民力量相结合，不是和社会实际斗争相结合，不是从个人主义中间挣脱开来而投身于集体主义的战斗，那末这战斗的胜利还是无望的。而约翰·克利斯朵夫则恰恰是个人主义的战斗者，并且是这样一个战斗的最高典型，他是

初期和中期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化身。在十九世纪末,这种思想是有它灿烂的光芒的,但是它是无法战胜二十世纪这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巨大敌人,展开在这个世纪的,是一个具有世界范围的一切劳动阶级及帝国主义的殊死恶战;只有新兴阶级的力量才能击败那腐烂阶级的力量。因此,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失败了,他死了,他是痛苦的。当他临死的时候说:“我战斗了,苦恼了,流浪了,创造了,什么时候又要为战斗而复活罢!”是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复活了,他是复活在集体主义的战斗中间。克利斯朵夫的战斗精神,在后来三十年的罗曼·罗兰身上继续发展着,在他参加社会实际斗争中间发展着;在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中,罗曼·罗兰终于和世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了。他从一个唯心主义者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从个人主义世界中挣扎出来,投向劳动大众的战斗阵营。“从巴黎到莫斯科,我走了七十年,这道路是多么悠长而艰辛呵!”是的,罗曼·罗兰一生战斗的道路是悠长而艰辛的。从个人主义而突向集体主义的世界,这在知识分子是个艰辛的过程。罗曼·罗兰在一九三一年撰文向高尔基致敬时,写着:“十五年之内,他们(指知识分子)中间的最优秀分子,终不能离开个人主义的盲巷。他们做到了‘与世隔绝’,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这同一个良心说的话。而且‘事实上,我们的优点也是我们的弱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在一起,各闹独立性,大家都无能为力。而写这几行文字下来的人,自身即是最好的例子。一九一四年战争初起,我投出了‘超越战争’的喊声。我在战败者的苦涩的傲慢中间写道:‘我并不是为了说服欧洲而写作,我是为了宽慰我的良心。’——我那时并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生根的坚固的土地。《精神独立宣言》,仅是一九一七年所理解,而用我

的署名发出的一个呼吁。它是一枝绿色枝叶向着天空的树木，可是它的根却完全远离了土地，如果我们不能把它移植在全人类中间，在劳动人民的黑土壤中间，它必然会死亡。”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痛苦而诚挚的自白，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对于罗曼·罗兰，我们是应该去认识他这艰苦的思想发展历程——从旧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历程。这对于我们是更为重要的。如果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曾经给予我们启示，那么罗曼·罗兰的后期思想将给予我们十倍更为重要的；而且也只有认识他后期的思想，才能使我们对这伟大的思想家和战斗者，获得较为完整的理解。如果只是停顿在克利斯朵夫的思想阶段上而不前进，或是同样要在个人主义的盲巷中去作无谓摸索而自以为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以为这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并不能算是一个最忠实的读者罢。

罗曼·罗兰后期的思想，在论文方面的表现在他《战斗十五年》和《与过去告别》一些集子里，可惜我们今天还没有完整的译本。而在作品方面，主要就是继《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后的五卷巨著《欣悦的灵魂》(The soul enchanted)。这一部小说，包括《阿耐蒂与赛尔维》《夏天》《母与子》《世界的死亡》《搏斗》《圣路》(按：法文原著目次略有不同)。规模之宏，可以说并不亚于《约翰·克利斯朵夫》。但是它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个发展。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间清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书中的主人阿耐蒂，一个女性的战斗者，可以说是克利斯朵夫在集体战斗中的复活。我相信从克利斯朵夫到阿耐蒂，这里是反映了罗曼·罗兰七十年来思想的发展。和作者自己一样，阿耐蒂是个经过了一生苦斗而最后投向集体主义的一个

女性。这部作品大概是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间经过了一个相当时期写成的，这是罗曼·罗兰思想矛盾最剧烈的时期。

我很久以前，从一本外国的刊物上，知道这部书的内容和梗概，我多方找寻这本书，甚至向法国大使馆去探问，但是没有一处能找到。以后，在沪港各书店里也同样找不到，连各外国出版公司的目录上也不见。为什么这巨著没有人翻印呢？我所能作的解释，只是在法国沦陷时期，这样的书是必然禁止的，而英美一般书商大概也不愿意印这种批判自由主义与宣传共产主义的作品吧？但是最近忽然一个朋友从旧书摊上买到它的第五卷《搏斗》上下册的英译本。这消息使我兴奋。我借来读了。这书是伦敦出版的，翻译者是法国人 Amalia de Alberti，是在一九三五年印的，那末战前香港该已经有这书了。

我既然没有读过全书，只有这第五卷，照理说是没有资格来介绍的。但我因为曾经知道它的一些梗概，所以，读起来还能摸到前后的一些线索，而且它各卷有一独立书名，多少还是可以独立起来读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以为这卷《搏斗》恐怕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卷。因为关于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清算是从这一卷开始，而矛盾的顶点和结局也都在这一卷。作者在这卷里替我们指出了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结合的道路。这对我们是有重大意义的。我应该承认，我是被这书所感动了。我近于性急地来介绍它，也许是受了这激动情绪所催迫，但是无论如何，我想即使这样粗略而不完整的介绍，也不是没有意义罢。

关于以前各卷的梗概，我只能依据过去从杂志上看到过的叙述，极其简单地来介绍几句：主人翁阿耐蒂（Annette）是个非常善良而坚强的资产阶级女性，她渴求独立的人格和精神上的自由。她是一个最完整的自由主义者的典型。她首先企图在她

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上来实现她所追求的理想，她和一个叫罗热·布立梭的男子结婚了，但结婚以后，证明她是完全失败了。真正的精神独立，在他们这个社会中大可能是不会有的。她变得非常痛苦，矛盾愈来愈烈，最后终于离婚。但是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叫做马克，即是第五卷《搏斗》中的主人公。她全心全力来抚养这个孩子，她企图以她的理想来熔铸自己的儿子，从将来儿子身上来获得她的胜利。这中间，她又经过一些恋爱，但同样是失败了。于是她把全部的爱，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马克长大了，是和她一样的善良和坚强，赋有她同样的理想和精神。他们极端憎恶这虚伪而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们都是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的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憎恶暴力，憎恶对自由的干涉。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起来了，这家庭自然要受到战争的迫害。阿耐蒂和她儿子马克成为激烈的反战者，战争使他们更加深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憎恶，但是他们也不赞成苏联的革命，因为它是暴力的，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他们在一种矛盾中间感到痛苦与无力。后来马克和一个斯拉夫女子亚茜雅由恋爱而结婚了。亚茜雅也是一个强烈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但是她热情而勇敢，比较马克更勇于去正视现实。第五卷的开始，他俩正是在狂热的蜜月之中。

青年夫妇沉溺在爱情的狂醉之中。“蜜月象太阳似的发光”，他们不仅吮吸了春天的花蜜，而且过早地吮吸了夏天的花汁。成日成夜他们象疯狂的小鸟似的拥抱在一起。母亲阿耐蒂却为他们担忧了。她是经验过来的人，她警告他们不要把火焰一下就燃完了：“节省一点你们的火焰罢”。青年夫妇是不会理会的，但是阿耐蒂的担忧是对的。不久以后，“一天天过去，火焰熄灭了，天空变得阴暗了”。他们中间渐渐彼此感到一种逐渐

扩大的空虚，一种精神上的矛盾。自然他们仍是相爱的，但是当情欲的火焰燃完，思想上实质的矛盾逐渐的显露出来了。他们两个都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者，灵魂里都有自己坚硬的核心，正如亚茜雅说：“我的肉体，我的心都是你的；……但是灵魂呢，不！灵魂是我自己的！”根本上，这种矛盾是从个人主义来的。阿耐蒂是预知这思想的危机——正因为他们的天性是相似的，每个人都沿着同一道路底不同行迹，走着自己的路，他们都来到同样的难关。阿耐蒂一生中无形的宗教就是她崇高的个人主义，但是在现实中间，她不能不感到矛盾。她曾经把这个个人主义注入于马克的血液之中，同样的这不能使他的生活得到安慰。马克拒绝把他自己的思想囚禁在任何文件中间，他觉得那什么主义——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唯心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争论，与他有什么相干呢？那些都是“锁着链子的狗项圈”罢了。

亚茜雅同样是要逃开一切锁链，一切囚墙，一切足以束缚她的东西，过分要保护她的自我，而结果却是丧失了自我，宛如溢出的狂流，泛滥于田野之中，反而失去它的流势了。而马克又怎样能作为这泛滥狂流的河床呢？

“她和他都想来认识出他们之间是存在着好象罗马神话中间的两面神似的一身两头的个人主义，把他们隔离着。自我，自我！这是生命的本能。它永远是饥渴的。它必须被喂饲……‘以你来喂饲我，我要成为你。成为你呢，还是占有你呢？……这两面神不是背对背，而是口对口的，两个都是吮吸者，谁将吞食谁呢？橙子是既硬而且苦，它不是抵抗，便是柔化，于是被吮吸干了，而还有什么剩留下来足以疗我饥渴呢？那橙皮吗？我扔掉它，而不久我又感到孤寂和饥渴了。’”

这就是两个人中间矛盾的精神状态。亚茜雅是比马克更坚强而且敏感的，她不能为了马克牺牲自我。但是这时她有了孩子，这孩子出世等于把一条锁链钉在他和她的身上了。这对于亚茜雅是个很大苦恼。“我将为他而牺牲我的自由吗？不！这是太苛的要求了！”

但是自由又是什么呢？她有了自由又怎样呢？她怎样去占有自由呢？这对她仍是一个苦闷，这不仅是发生在她和他之间的矛盾，而更主要的是社会和生活的矛盾。亚茜雅是在一家出版社里当俄文翻译，还为一家出口公司担任商业文件的翻译和打字。马克则在一家无线电公司工作。他们都是所谓自由主义者，但是自由主义在大战以后，早已破碎无遗了。所谓自由，只有在资本家饲养下才有你的自由。“在那些骄傲的知识分子与老板（老板是变换的，但奴仆是不变的）之间，订下了一个严格的契约，有如那些管理家畜的契约。一切自由只有在你的受雇和我们的畜场的范围以内，不许超越到这以外去！遵守这件条款，我们使你胖。……而他们就养成了习惯，甚至不再想到外面去了。”

作者在这里猛烈地抨击了那些投降的，堕落的知识分子和那些虚伪的民主。“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君子们，知识分子同着他们高贵的德谟克拉西意识形态底圣餐，已经在扮演卖淫妇的角色了。在没落的专制主义时代，专制主义使它自己卖淫，我们不管，我们说：掘你自己的坟墓吧！而现在，在我们的田野上，也在腐烂，也在出卖自己了。精神独立——那是我们发光的言语，作为泉源的言语，伟大的个人主义是从它取得本质，……而现在这个精神独立，它到哪儿去了呢？最了不起的也不过是玩弄一些对政府作宪法上的反对把

戏而已，而还能保留这个，也无非是为了在丧失它以前表示继续和认可来承担这份遗产罢了。他们成为那样善于在思想的妥协中间游泳，有时是红黑不分，左右莫辨，一切都混杂着，议会中间和议会以外的党派，多少都是暧昧不清的。”

而通过马克，更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民主与文化的特质：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和骗子们把意识形态和商业来合伙开店。昨天在战争中间，是民族，拉丁文化；今天又是欧洲的和平，自然也还有自由。这是商品的交换啊！谁要自由，就必须要有钱。而谁需要钱，就必须卖掉他的自由……马克是抗议着这种堕落。他决心维护他精神的自由。阿耐蒂鼓励他，可是亚茜雅却讥笑他：

“你的精神自由对你有什么用处呢？”

亚茜雅是比他看得更清楚的，她是更坦白而勇敢的，她看出这样个人主义的自由是不可能了。她知道必须从实际行动中去斗争。一段对话中间，显出了两个人的性格。亚茜雅说：“我要把我的脚踏到地上去运动。热也罢，冷也罢，这有什么相干？我要使我的脚温暖——走路，奔跑和行动。”

“好呀，我们不能一起行动吗？”

“是的，但是怎样行动呢？你能干什么呢？”

他太清楚知道自己的无力，但是他企图辩释：

“我们什么都可以干呢，我们是自由的。”

“只有在牢墙里散步的自由罢。别胡说了！你是很明白知道自由是囚禁在集中营里，没有出口的！”

“那末你呢，亚茜雅？”

“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怎样？但自由或不自由，我要冲

出去。”

“自由是在外面，任你喜欢叫它什么名字都可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这东西。”她又说。

“要冲出去！”要行动，这是亚茜雅所企求的，她实际上已经在内心中，否定了他个人主义的自由。罗曼·罗兰在这里辛辣地讽刺了那些“知识的凤凰”，这些英雄们唯一的精神自由就是不结果实：“信仰而无行动”。自然，马克并不是满足于这种葬仪式的自由。“他唾弃它。除了那些行动的人，是没有精神，也没有生命可言的！但是那样的人在哪里呢？他们怎么能够在众人俯首屈身的准绳之下昂然直立呢？破坏那准绳，在屋顶上打破一个洞罢！你一个人单独是不能干的！你的脑壳会碰得稀烂。你必须和其他反叛者联合起来，但是要联合就要受约束，就得接受那些参加的党派底纪律与主义，马克拒绝这个。”

这就是他思想矛盾的焦点。个人主义的思想阻碍了他去实践。而亚茜雅的态度却不同。她要求“行动第一”，这也就是构成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内在因素。亚茜雅分明是感到了时代气氛，暴力行动的气氛，这气氛是从旧世界各部分升起来了。由于她平民社会出身的本性，她的斯拉夫血族的关系，使她倾向于苏联的革命。马克看出她向着这斜坡在滚下去，他想拉住她。他自己是不敢向这斜坡望一眼的，苏联使他晕眩。他以为应采取其他的行动，例如说话或写文章。但是这是很有限的。他即使用来战斗，他也印不出什么来，只是一些没有什么反响的短文章而已。他被囚禁在个人主义的牢笼里。他唯一的光明只是从顶上的天空照下来的光亮。自然他需要一个能够看见生活世界的窗子，他要从此窗子跳出去，但是跳罢，假如他爬到窗沿上，她会立刻比他更先跳下去的。他知道他所要求于他的是

什么，在等待着什么，然而他不能有决心。那窗子底下是他所厌弃的暴力。“现在的革命是军事化的，纪律伸展到每一个事物，行动，写作和思想，甚至哲学与科学都在受镰刀铁锤的新式僧侣所统治。马克是反对偶像的。他不能明白精神领域内的感情。我的精神是我自己的，谁也不能去碰触它。”

这一对矛盾的夫妇就这样生活着，经历着矛盾的痛苦。自然另一方面亚茜雅是爱马克的，但思想问题横亘在他们中间。后来亚茜雅到苏联驻巴黎的商业代表团去工作了，在这里她更进一步认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她被它所感动和吸引了。“在东方一个新的上帝重新诞生了！这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论与无神论青年们，带着严肃的欢欣在牺牲自己为着人类的幸福与社会福利！”马克企图阻止她去做这工作，她毅然地回答说：“不，我是自由的……”

在苏联代表团里，她认识了一个苏联秘密工作人员狄多。他注意到亚茜雅的内心矛盾。有一天他突然找她谈话。他率直的态度使她感到狼狈，他单刀直入的指出她的心事：“你要跟我们在一起，你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她被这话征服了。但是她仍然努力抗拒着。她说：“我不能接受任何羁束，我宁死不愿牺牲我的独立，为了维护它，我已经牺牲一切了。”接着又谈到了她的丈夫，狄多还进一步说：“让我们毫无保留的说罢，我们有权利来考察一切对我们有利的东西，这无需戴起眼镜，就可以看出你和他并不是生来拖拉同一辆车子的，我并没有攻击你的伙伴。他有，或许有各种德性，但这些德性不是你的。你是从车杆中间昂立起来了，你是对的。”

亚茜雅为马克辩解着，说他是“心灵比她更勇敢的人，他的头脑是被过多的西欧观念所充满了，这妨碍他进步，他需要

时间，是会使他解放的”。

“我们没有时间，”狄多说，“让他自己去决定，否则就是你替他决定。把他带到我们这边来，或者把他抛掉；这不是少年哈姆雷特停留在坟墓旁边的时代了。‘活着呢，还是死掉呢……’，那些不愿意活着的人，让他给埋葬了吧。把他从洞里拉出来，否则就是推他进去。但是首先，你自己要跳出来……”

“鞋子太紧会使脚痛的，让他去痛，我说的是真话。你私人的历史是不能和我们所写的历史相比的。一个人肚子饿了，让他去吃饭，让他去保持安静。这只是一个肚子的事，没有别的。而我们要为整个人类服务，千百万人民不仅在面包上与爱情上挨着饥饿，而且在光明上与自由上挨着饥饿啊。”

“你们也敢谈自由吗？你们！”亚茜雅抗议着。

“我们，我们敢。那些没有力量单独爬向自由的人，我们用力拉他起来。我们要把你拉起来！”

“不！”她把门猛力一关，出去了。

但是她实际上是完全接受了。当天晚上，她就以狄多的观点，去和马克辩论关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而另一面一种矛盾的心理，她竭力使自己不去接近狄多，但是她心里却抑不住要去找他。她是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了。过几天，她终于又去找他谈话，他们在一家咖啡店里一直谈到晚上九点钟。这是一向所没有的事。当她沾染着一身俄国烟草的气味回家的时候，马克发现她是跟另外的男子在一起。他生气了。他们口角了一场，马克终夜留在客厅里没有进房。到了明天亚茜雅带着追悔的心情想跟他去和好，但是马克已经赌气出去了。她等着他不回来，自己也走到街上。她不知不觉又走到苏联代表团去了。狄多这天是要离开巴黎回国去。她送他到寓所——一间污陋的小

室里，替他收拾行李，这时候他们两个忽然发生爱的关系了。这是来得那么突然，亚茜雅完全陷于可怕的迷乱中间。当他们分别的时候，狄多对她说：“把你丈夫带到我们中间来罢！我期望着他，我期望着你，他是在找寻他的道路，他迷失了道路是一种悲哀，你是知道路了！指示着他，他的位置是在我们中间的。”她为这些话所感动，因此她更觉得不能欺骗他。她决定把一切事情告诉马克。等她回到家里，马克已经宽恕她昨晚的事情，准备跟她和好了。但是愈是如此，她愈难忍。她坦直地把事情告诉他了：“我刚才和别人睡过觉了。”这个打击对于马克是可怖的。他起先是目瞪口呆，接着痛苦而狂怒。他叫亚茜雅立刻滚出去，坚决告诉她不准回来。

一颗炸弹在家庭中间爆发了，一切已经不能挽回，两个人毫不留情的分离开来。亚茜雅搬在一家小客栈里去住，连对小孩子也不及告别。阿耐蒂企图去劝服她，但是已经无法弥补了。当阿耐蒂从旅馆里出来的时候，她叹息说：

“只有那相爱者才能彼此相仇如此呵。”

阿耐蒂是同情她的媳妇的，但是她又爱她的儿子，她知道她儿子的弱点。她完全理解他们的矛盾。她和她媳妇保持了一个联系，布置了机会让她来看她的孩子。亚茜雅在这次刺激之后，也不再那苏联机关去工作了。当她重新恢复理智以后，她以亚洲式的定命论来接受这个失败。这裁判是公平的。她是做错了。她们两个都做错了，但一个人不必老坐着去默想那无用的遗憾或是悔恨。他能否宽恕她随他愿意！而她，她已经宽恕他了，现在她要重新开始度她其余部分的命运。她随着一个到挪威去的产业团体当记者。她把过去的破片摔在背后了。

但是马克的创伤是更痛苦的。一个很长时间内，他被屈就

在那突然打击之下。疯狂与痛苦震撼着他。他一一研究了她的一切言语，一切观念，那曾和他自己的言语与观念日夜交战的。他粉碎她这些言语和观念的钢片，捡起这些碎片把它再粉碎。但是亚茜雅这些观念真是象锐利的钢片，它保卫着自己，在向他进攻，即使是碎片，仍然是直刺他的皮肉，刺痛得更厉害，留在创口里面。

亚茜雅给予他的刺激，是刺到了他个人主义的痛处。他想要加强那曾经被许多怀疑与经验所动摇过的信念，他想求之于科学，而在科学界内，他看到所谓“为科学而科学”实际上是在为着帝国主义虐杀人类而服务。他抗议这种文化，得到的回答却是：“该死的布尔塞维克！滚到莫斯科去！”马克愤怒得想用“莫斯科的棍棒”来摧毁这杀人的文化。但是一触到莫斯科，他又愤怒地想：“他们是不会要我的。”

他竭力要避开莫斯科的道路，但是不知不觉又被迫走到这条路上来。他又求之于政治，而这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全是骗子。他们所谓“和平主义”，只是帝国主义者“掩遮着坟场的围墙而已”。他发觉他被一切党派所冷淡着，他们只是扔掉他。他的文章人家不登。他自己印了一本书，这些敌对者把它全部搜去，六个月之后在一个角落里发现，连一本也不曾卖掉。

他憎忿极了，而在这些现实教训中间，“他的手指触到了亚茜雅叛变的真实理由了。‘真实’和‘叛变’这两个字象一个愤怒的矛盾体在击撞着。但他不能把它们分拆开来，他是被它们的指爪所擒住了。他在那无窗无门，隔绝于伟大的人民与行动的生活底个人主义死穴喘息着，这个死穴是他曾经企图把亚茜雅和他自己一起囚禁在里面的。”

于是他突然感到：“她是对的！”

“他饥饿的身体，这是他自己强迫它饥饿的，现在是在反叛他了。”在极端痛苦中间，马克的内在意识在崩溃了。而在这时候，他又遭遇了一项意外的打击。一个曾经追恋过他而后来嫁给一个资本家的女人，对他作了一次异常恶毒而卑劣的报复，使他犯了一次道德上的罪恶。这些痛苦和打击最后使他明白了：“行动是健康而且必需的。”但是行动在哪里呢？亚茜雅的追求是对的。她是否已经找到它了呢？

而在这个时候，亚茜雅忽然回来了。

她跑遍整个欧洲，到处追求她的理想，但是没有结果。她到了德国，德国正在可怖的精神危机之中，法西斯主义正在抬头，一切都是为着军事的组织，为着战争准备。但她已经走近苏联的门口了。苏联是在吸引她。她想到苏联去，但是最后她取消这意念。狄多告诉过她，她的岗位是在敌人的阵营里，而另一方面她是惦念着马克。她相信马克是能够解放的。她的怀念愈来愈强烈。“我要他！我要有他。但假如他现在还不愿意呢？不管怎样，我应该使他那样。我要这样做，不必使他离开我……然而也许太迟了呢？也许他已经把生活重新组织了呢？……那么他将重新解放他的生活了……”

于是她又回到巴黎。她并没有立刻回马克那里去。她只是先去看了阿耐蒂和她的孩子。她知道只有孩子能治疗他们的创伤。只要彼此伸只手出来捉住他就行了，但两个傻瓜却拒绝这样做。阿耐蒂是明白他们的心事的。可是谁也不愿意首先表示自己的需要。马克已经知道她回来，他们相互象捉迷藏似的，偷偷的在阿耐蒂房子附近的街上企图彼此看到一眼，但是一看到对方的侧影又急速地避开了。

这样的捉迷藏继续了一个时候，终于一天，两个在阿耐蒂